

3

T 434/4920(3)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葉太史參補古今大方詩經大全卷之

上海圖書館藏

禮部左侍郎 臺山 葉向高 編纂

翰林 太史 瀛海 張以誠 校正

閩芝城建邑 書林 余氏 仝梓

國風一

安成劉氏曰集傳於國風之下係以

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
謂之風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
以感人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
動物也是以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

而列於樂官於以考其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
治之得失焉朱子曰振木鐸與路采之何休云男
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舊說二南
使采詩邑移於國國以聞于天子食之
為正風所以用之閨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
程子曰二南之詩為教於在席之上閨門之內
上貴賤之所同也故用之知人邦國而謂之內
正十三國為變風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肄備
觀省而垂監戒耳朱子曰變風多是淫亂之詩
言其情者聖人存此亦以見上失其教則民欲
動情勝其弊至此故曰詩可以觀也○安成劉
氏曰男女亂倫而此即鄙衛鄭之風變君臣失道
而王幽之風變政遊荒淫而齊國之風變而憂傷秦風
褊急而魏國之風變以淫遊至唐風變而憂傷秦風
變而武勇陳風變而淫遊至唐風變而憂傷秦風
亂極思治此十三國而亦各有音節如季札所觀是
可

食之凡十五國云

周南一之一召南說附

已故樂官兼掌其詩使夫學者時習之以
自省而知所戒蓋亦莫非所以為教也

周國名南南方諸侯之國也周國本在禹貢雍
州境內岐山之陽格庵趙氏曰岐山蓋今箭
去州境內岐山之陽格庵趙氏曰岐山蓋今箭
也劉氏曰棄為后稷封於岐山其後公傳子王季歷
劉遷龜至古公又遷于岐山之下
至孫文王昌辟國寢廣於是徙都于豐而分
岐周故地以為周公旦召實照公奭音適之采菜
宮頽氏曰采官也因邑且使周公為政於國中

而召公宣布於諸侯史記索隱曰周地本大王

周公奭食邑於召故曰召公蓋文王取岐周故

墟分爵二邑也○孔氏曰文王若未居豐則岐

邦自為都邑明知分賜二公若文王不賜采邑不

南文王之詩而分繫二公若文王不賜采邑不

使行化安得以此時賜之也於是德化大成於內而南

之故知此時賜之也於是德化大成於內而南

方諸侯之國江沱徒何汝漢之間莫不從化蓋

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焉鄭氏曰雍梁荆豫徐揚

○孔氏曰其餘冀青兗屬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

紂是為三分有其二也至子武王發又遷于

鎬遂克商而有天下武王崩子成王誦立周公

相之制作禮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

之詩被之筦管弦同絃以為房中之樂而又推之

以及於鄉黨邦國所以著明先王風俗之盛而

使天下後世之脩身齊家治平國平天下者皆

得以取法焉蓋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

而謂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國而被於諸侯不但

國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言

自方伯之國被於南方而不敢以繫于天子也

考索云周南召南樂章之名也文王之化自北

而南及于江漢故作樂者采自比以南國士風而

名王之化也○安成劉氏曰其詩得於國中者

多為文王后妃所作故雜以南國漢廣汝墳二

岐周今在鳳翔府岐山縣即今陝西鳳翔縣豐在今
京兆府鄠音戶縣終南山北即今陝西鄠縣南方之
國即今興元府京西湖北等路諸州宋興元府
陝西四川所隸保寧府蓬金等州廣元巴及大
安陸均等州也京西路諸州廣襄陽府及大
陸隨均等州也湖北等路諸州即今胡廣
武昌德安漢陽常德岳州辰州等府澧沅靖荆
武夷陵沔陽常德岳州辰州等府澧沅靖荆
門夷陵沔陽常德岳州辰州等府澧沅靖荆
等州之也鎬在豐東二十五里
縣先儒以爲也鎬亦在今鄠
即瑤池之地小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
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
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斯
言得之矣朱氏曰詩言文王之德者繫之周公
文王之化以成德者繫之召公以召諸侯之國被
故也文王治岐其東有紂其西昆夷其北獫狁

故其化自北而南先被于江漢之域也○三山
李氏曰二南皆文王之風召南之詩多爲文
王而作故言王者之風雖曰諸侯之風其實文王教
作故言諸侯之風雖曰諸侯之風其實文王教
化之所及故言先王之化雖曰諸侯之風其實文王教
所以教先王即文王之也雖曰諸侯之風其實文王教
雎七余反窈鳥了反窈徒了反
音求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興也關關雌雄相應之和聲也雎鳩水鳥一名王

雎狀類鳧鷖音醫今江淮間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

亂偶常並遊而不相狎故毛傳以爲摯而有別列

女傳以爲人未嘗見其乘去聲居而匹處上聲者蓋其

性然也朱子曰嘗見淮人說淮上有之狀如鳩差

不曾相近而長常是雌雄兩相隨不相失然亦
此說却與列女傳合乘居是四箇同居○列女傳

之而靜苻菜之柔順則又取以為比也與與比相
近而難辦與之兼比者誤以漢匡衡策中推圭漢宣帝朝遷博
興之比則失之穿鑿矣
士給事中建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
初三年拜相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
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
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網
紀之首白虎通曰三綱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諸
者理也大綱小綱所
張理上也下整齊人道也王教之端也可謂善說詩
矣毛氏曰君子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夫固幽深若
則父子親父有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正女德
廷正則王化成○豐城朱氏曰淑者善也廷正女德
之至者也凡溫恭慈惠端莊靜一皆在其中矣文
王聖人也而誅其德者一言以蔽之過曰敬而
已大姒聖女也而誅其德者一言以蔽之過曰敬而
淑而已蓋能敬則能自強不息純亦不已所以為

乾之德也故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體坤道之
順以承乾化
參初金友 差初宜友 苻行猛友
輓哲善友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

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

側

輿也參差長短不齊之貌苻接余也根生水底莖

如釵股上青下白葉紫赤圓徑寸餘浮在水面

○南山李氏曰苻菜是苦酒浸之脆莖可案酒鬻即莖
○南軒張氏曰苻菜取水有之黃花葉似薄可為蔬
其柔順芳潔可薦之意或左或右言無方也饒氏

但或左或右無一定之方也流順水之流而取之也。或寤或寐言無時也。服猶懷也。悠長也。輾者轉之半轉者輾之周反者輾之過側者轉之留皆卧不安席之意。慶源輔氏曰四字之訓極為精切亦可見古人下字之不苟也○此章本其未得而言。彼參差之苻菜則當左右無方以流之矣。此窈窕之淑女則當寤寐不忘以求之矣。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其內治之美。故其憂思之深不能自己。至於如此也。採

○參差苻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

采叶此礼反

友叶羽已反

之參差苻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鍾鼓樂

興也。采取而擇之也。苳熟而薦之也。肩山蘇氏曰求得而采米凡得而苳先後之叙也。琴五弦或七弦瑟二十五弦皆絲屬樂之小者也。爾雅釋樂曰琴長三尺六寸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五弦後加文武二弦雅十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五弦後加文武二弦常用者。盡友者親愛之意也。慶源輔氏曰蓋以鐘金屬鼓革屬樂之大者也。樂則和平之極也。○此章据今始得而言。彼參差之苻菜既得之則當親愛而娛樂。苳之矣。此窈窕之淑女既得之則當親愛而娛樂。

之矣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幸而得之則有以配
 君子而成內治故其喜樂尊奉之意不能自巳又
 如此云東萊呂氏曰后妃之德坤德也唯天下之
 本諸此未得之也如天之何其勿憂也萬化之原一
 何其勿樂慶源輔氏曰此詩皆興而比三章以
 開雅起興因以關雎氏曰此詩皆興而比三章以
 符菜起興亦以為比但先儒皆取於符菜之繁淨
 所謂不可不求者正以其繁淨與柔順之意者豈非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采子曰只取
名篇後皆做此○孔氏曰關雎者詩篇之二字以
金滕云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鸛鳴然則
篇名皆作者所自名名篇之列多不過五少
總取一或偏舉兩字或全取一句亦有捨其
篇文假外
理以定稱

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愚謂此言為

此詩者得其性情之正聲氣之和也問關雎樂
 而不傷是詩人性情方有如此抑詩之詞意如此
 子曰是鍾鼓是淫也若沉湎淫佚則淫矣憂止
 於琴瑟轉反側是淫也若沉湎淫佚則淫矣憂
 止於琴瑟轉反側是淫也若沉湎淫佚則淫矣憂
 此是得性情之正○慶源輔氏曰哀樂之情發
 也心不宰焉則流于傷與淫而不自知其美蓋德如
 形于詩感于性發於情而宰于和且正焉蓋德如
 睢鳩摯而有別則后妃性情之正固可以見其
 一端矣至於寤寐反側琴瑟鐘鼓極其哀樂而
 皆不過其則焉則詩人性情之正又可以見其
 全體也獨其聲氣之和有不可得而聞者雖若
 可恨然學者如即其詞而玩其理以養心焉則
 亦可以得學詩之本矣慶源輔氏曰樂不淫哀

詩者之性情而此兼言后妃之性情者蓋并首
 章言之也聲氣之也○胡氏曰觀于言以至於其情
 音審其聲而宮中人所作欲得其憂思之深矣然
 性審其聲乃宮中人側以及其得之也琴瑟鍾鼓
 味耳未得也寤寐反側及其得之也琴瑟鍾鼓
 方其未得也寤寐反側及其得之也琴瑟鍾鼓
 未至其於悲怨則不傷也及其得之也琴瑟鍾鼓
 以宣其詞和樂可知矣○雙峯饒氏曰被之
 因其詞聲即可知矣○雙峯饒氏曰被之
 管弦則聲音亦可知其情性○雙峯饒氏曰被之
 二章推言未得聖德而見矣○雙峯饒氏曰被之
 言始得后妃之德求之如此自他詩觀之
 言哀者易至於無傷如澤陂之詩曰有樂者易
 傷如淫佚如寤寐無傷如澤陂之詩曰有樂者易
 至於淫佚如寤寐無傷如澤陂之詩曰有樂者易
 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是也○惟詩得
 情性之正故其相謔贈之以芍藥是也○惟詩得
 劉氏曰夫子故其相謔贈之以芍藥是也○惟詩得
 魯為夫子歌周南故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謂今世所存之詩特其詞與義耳詩之詞未嘗嘗

亡也淫聲亡也○安成劉氏曰首章取興見樂
 而不一樂皆不妃也○安成劉氏曰首章取興見樂
 由音與詩人過情是詩人之情也○安成劉氏曰首章取興見樂
 之樂宜其聲而有聲氣律之無不正如此故樂者所以節
 夫詩之聲氣以養血脈所以樂之無不正如此故樂者所以節
 舞聲以養血脈所以樂之無不正如此故樂者所以節
 詩聲以養血脈所以樂之無不正如此故樂者所以節
 而其所以養血脈所以樂之無不正如此故樂者所以節
 亦尚存樂之心端而可為學詩之本也○匡衡
 曰妃匹之際慶源輔氏曰生民之始
 曰有夫夫婦也而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
 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
 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
 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自上世以來三代興
 廢未有不由此者也○前漢外戚傳曰自古受命
 帝王非獨德茂亦有古受命

漢為締為給服之無斃

漢故郭友 締耻知友 給美逆反叶去畧反 斃音亦叶戈灼反

賦也莫莫盛密貌刈斬漢菟也精曰締麤曰給斃
厭也○此言盛夏之時葛既成矣於是治以為布
而服之無厭蓋親執其勞而知其成之不易所以
心誠愛之雖極垢弊而不忍厭棄也○求嘉陳氏曰
者飲食則念農功知絲麻之勤者衣○穽谷懽氏
親執其勞所以心誠愛而不忍棄也○穽谷懽氏
曰婦人驕奢之情何以紀極苟萌一厭心雖窮極
靡麗耳目日新猶以爲不足也○味凡人之無斃一語
可見后妃之德性○慶源輔氏曰凡人無斃一語
厭而不甚顧惜者○唯其得之易而不知其於物易
之勞而成就之難也○既勤且儉之意
既勤且儉之意

管友

害戶葛友

否方九反

毋莫后反

○言告師氏言告王言歸薄汚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不歸寧父母

賦也言辭也○安成劉氏曰如言采言念師女師也
毛氏曰古者女師教人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孔
氏曰昏禮注云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
婦道教人薄猶少也汚煩擗聲軟平之以去聲其汚
者為姆薄猶少也汚煩擗聲軟平之以去聲其汚
猶治亂而曰亂也○接音那澣則濯之而
已私燕服也衣禮服也○安成劉氏曰周禮王后禮
太似亦未必備此已害何也寧安也謂問安也○
服但乏言禮服而已○上章既成締給之服矣此章遂告其師氏使告于
君子以將歸寧之意且曰盍治其私服之汚而澣

其禮服之衣乎何者當幹而何者可以未幹乎我
將服之以歸寧於父母矣慶源輔氏曰薄汚薄幹
害否者又見其不苟之意於其害薄汚薄幹者畧施
其功而不為過甚之飾於其害薄汚薄幹者畧施
宜而無雜施之苟則尤見其勤儉之德也○豐城
朱氏曰師氏導我者則則必及每事而而詢訪見其不
敢忘也君子宗主義我者也則必因師以致告見其不
也

葛覃三章章六句

此詩后妃所自作故無贊美之詞然於此可以
見其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
於師傅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是皆德之厚而
人所難也小序以為后妃之本庶幾近之張南軒

曰后妃之貴亦必立師傳以訓之法家拂土
惟人為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
農則實王業之根本也夫治常生於敬而亂
家則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夫治常生於敬而亂
常起於驕肆使之為國者每念稼穡之難而
妃又不忘織紉之勤何自而生之故織紉之
章則知周矜之所放恣何自而勤儉之德
懿德則又能見其德厚有常而儉者所難及
成則則又見其德厚有常而儉者所難及
長則則又見其德厚有常而儉者所難及
詩三章首章是未為絺綌也○豐城朱氏曰此
而師氏之勤即能教其德之歸寧其母也而此
告師氏之勤即能教其德之歸寧其母也而此
孝則其能勤即能教其德之歸寧其母也而此
勤則其能勤即能教其德之歸寧其母也而此
就其一事言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賦也采采非一采也卷耳象先音耳葉如鼠耳叢生

如盤孔氏曰亦云胡象或曰苓耳江東呼常象葉

月中生子如婦人耳當或謂耳當草○本草卷耳

翔藥中多用人頃歌也筐竹器懷思也人蓋謂文

王也寘舍上聲也周行大道也宋子曰詩有三周行

之道鹿鳴乃○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賦

此詩託言方采卷耳未滿頃筐鄭氏曰器之易盈

也而心適念其君子故不能復扶文采而寘之大

道之旁也問卷耳葛覃同是賦體又似畧不同蓋

託言也采氏曰雖不自經歷而自言我之所懷者

頃筐易盈也然采之又不盈頃筐何也蓋託
言其心在乎君子而不在乎物也於舍之而置
被大路之旁焉其心之專一而暇乎他可知也
此詩見后妃之意於君子思之深切憂之深望之至然
有懇惻至倒之意而無悲愁悽愴之懷蓋所以憂
思者情也雖憂而不至於傷雖思而不至於悲者
后妃情之所正也

崔祖回反

也乎回反 隤音類

陟彼隄鬼我馬虺隤隤我姑酌彼金罍維

以不永懷

懷叶胡隈反

賦也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者虺隤馬罷音不

能升高之病姑且也罍酒器刻為雲雷之象以黃

金錡之孔氏曰各罍取於雲雷永長也○此又託

言欲登此崔嵬之山以望所懷之人而往從之則馬罷病而不能進於是且酌金罍之酒而欲其不至於長以為念也慶源輔氏曰姑且也維以欲其之意也曰且曰欲其是可見其託言之意

兕徐獲反

觥古橫反叶古黃反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來傷

賦也山脊曰岡玄黃玄馬而黃病極而變色也兕野牛一角青色重千斤觥爵也以兕角為爵也

祖七餘反

瘠音徐二

痛音敷

○陟彼祖矣我馬瘠矣我僕痛矣云何吁

矣

賦也石山戴土曰祖安成劉氏曰爾雅石山戴土

傳從毛氏而不從爾雅瘠馬病不能進也痛人病者豈以其書後出也歟

不能行也吁憂嘆也爾雅注引此作盱張目遠望

也詳見何人斯篇慶源輔氏曰馬病不能進猶可

論往矣此亦甚之辭至於云何吁矣則憂之極惟

有愁歎而已非酒可得而解也

卷耳四章章四句此亦后妃所自作可以見其貞靜專一之至矣

豈當文王朝會征伐之時美音里拘幽之日而

作歟然不可考矣慶源輔氏曰先生又嘗曰此

欲登高望遠而往從之則僕馬皆病而不得往

故欲酌酒以自解其憂傷耳大意典草蟲詩相
 似○安成劉氏曰后妃託言方采卷耳而適思
 且飲酒則逐不能復采欲望君子而僕馬不前則
 之專一酒解憂可見其常矣至其自言不未懷傷者
 又合所謂哀而不傷之意乃其性情之正發見
 於其一端者參之閔睢首章樂而不淫則又可備
 見其情性全體也又按姜里先儒以其地相
 州歎都因姜水得名昔紂信崇侯虎之讖囚文
 王於此文王因作狗齒操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興也南南山也木下曲曰樛藟葛類孔氏曰一名
 生○本草注曰葛延木上葉如葡萄而小五月開
 花七月結實青黑微赤即詩云藟也此藤大者盤
 薄又各千纒猶繫也只助語辭君子自衆妾而指
 歲藟子 纒猶繫也 只助語辭 君子自衆妾而指
 后妃猶言小君內子也朱子曰夫人稱小君大夫
 妻稱內子妾謂嫡曰女君

則后妃有君子之德固可以告子目之○問若子
 作后妃亦無害否曰以文義推之不得不作后妃
 若作文王恐大隔越了某注詩傳蓋皆推尋其脉
 理以平易求之不敢用一毫私意大抵古人道言
 不泥著履祿綏安也○后妃能速下而無嫉妬之
 心故衆妾樂其德而稱頌之曰南有樛木則葛藟
 纒之矣樂只君子則福履綏之矣慶源輔氏曰此
 亦兼比意與閔睢同故鄭氏以為木枝以下垂之
 故葛藟得纒而蔓之喻后妃能以惠下逮衆妾故
 衆妾得纒上附而事之也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綏將

興也荒奄衣檢也東萊呂氏將猶扶助也

繫馬營及

室

○桃之天天有蕢蕢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

孔氏曰之子桃夭謂嫁者之子廣則貞潔之婦
子東山言其妻白華斥幽王各隨其事而名之婦
人謂嫁曰歸家嫁以夫為家故謂嫁曰父母為周禮
仲春令去聲會男女成婚氏注曰陰陽交也以然則桃之
有華正婚姻之時也宜者和順之意室謂夫婦所
居家謂一門之內○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
正婚姻以時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而歎其女子
之賢知其必有以宜其室家也慶源輔氏曰婦人
使一家之心始可謂之順而無
毫乖戾之始可謂之宜矣

人

○桃之天天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

興也蕢蕢之盛也家室猶室家也

蓁側中反

興也蓁蓁葉之盛也家人一家之人也朱子曰室

人變文以叶韻爾○東萊呂氏曰灼灼其華因時
物以發興也既詠其華又詠其實又詠其葉非有
他義蓋發覆

桃天三章章四句正齋陳氏曰既曰宜其室家

以正之義也如父母國人皆賤之則可見其室家
宜矣血氣之輕銳之士不堅於臣節○豐城朱
氏曰宜者道和順之意不和則不乘順則無違於
非勉強所能也必孝不衰於舅姑敬不違於

夫子慈不遺於卑幼義不拂於夫之兄弟而
后之可以謂之宜也然由后妃教化行而倡於
上之則敬而應於下故于歸之際見者知之
其必有以宜室宜家焉此亦可觀感應之
機矣

置子斜反又子余反与夫叶

丁張耕反

肅肅兔且椽之丁丁剡剡武夫公侯干城

興也肅肅整飾貌且咎也丁丁椽杙音穀也

謂振也此丁丁連椽之故知椽杙穀也

曰椽伐杙穀之穀也東陽許氏曰繫振於地中張

上也其剡剡武貌于音聲上也干城皆所以扞外而

衛內者○化行俗美賢才衆多雖且兔之野人而

其才之可用猶如此故詩人因其所事以起興而

美之而文王德化之盛因可見矣

甚勇可為干城者也此詩極其尊稱不過曰公侯而已亦見賢才衆多矣此詩極其尊稱不過曰公侯而已亦見賢才衆多矣此詩極其尊稱不過曰公侯而已亦見賢才衆多矣

○肅肅兔且施于中逵剡剡武夫公侯好

仇叶渠之反

仇

興也逵九達之道

○安城劉氏曰中逵孔氏曰釋文云九達謂之逵

仇字公侯善匹猶曰聖人之耦則非特干城而已

歎美之無已也下章放此

○肅爾兔且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

心

興也中林林中腹心同心同德之謂則又非特好
仇而已也東萊呂氏曰曰干城曰好仇曰腹
兔置三章章四句慶源輔氏曰文王之時固多
所謂六師也且文王於武事尚矣夫觀此及
夫三分天下有其二雖是德化之後其於武事
歸之然渴密侵阮伐崇戡黎之後其於武事
大畧可觀矣○豐城朱氏曰兔置肅肅言其
敬也赳赳言好仇也腹心則以其德之蘊於外者
言也曰武夫之賤而才可以其德之蘊於中者
為好仇也武夫之賤而才可以其德之盛哉蓋幸而
聖人之世又幸而生聖人之國則其涵濡聖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音浮

苢音以

采十七反

有叶來已反

人之化固宜其成就之若此也棧樸之詠文
王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是人早麓之作與固本之
周王壽考遐不作人是人早麓之作與固本之
文王之德尤本之文王之壽也故其造就之也速有文王之壽故其涵養之
故其造就之也速有文王之壽故其涵養之
也深難以且兔之野人而其才德之美若此
則其在宮守
者從可知矣

賦也芣苢車前也大葉長穗好生道旁釋文曰韓

車前翟曰芣苢○草采始求之也有既得之也○

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此芣苢而

賦其事以相樂也采之未詳何用或曰其子治產

難毛氏曰宜懷妊馬○本草曰強陰益精令人有

意只說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兩句。餘六句是反覆
比興說。如奕奕寢廟至遇犬獲之。上下六句亦只
興出。以他人有心。予付度之。兩句不可求。而
四句。以喬木不可休。對遊女不可求。而方以比
不復。可求之意。漢廣不可說。其所以比。貞女
興比。體製之殊。備見於一章之內。後凡
言興與此者。其文意亦皆放此章云。

翹祈逢反

諱甫補反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
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

思

興而比也。翹翹秀起之貌。錯雜也。楚木名。荆屬之
子指游女也。秣飼音也。○以錯新起興而欲秣其

馬則悅之至以江漢為比而歎其終不可求則敬
之深。蘆陵歐陽氏曰既頤秣其馬此悅慕之辭猶
雖可悅而不可求則見文王之化被入深也。○慶
源輔氏曰悅之至敬之深則可見其性情之正也。
悅之不敬則便放佚矣。

萋音問

○翹翹錯薪言刈其萋之子于歸言秣其
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

思

興而比也。萋萋蒿也。葉似艾青白色長數寸生水
澤中。陸氏曰萋蒿正月根牙生旁莖正
白食之香而肥羨藥可蒸為茹駒馬之小

者

漢廣三章章八句

漢廣三章章八句朱子曰漢廣汝墳諸詩皆是
 及婦人不化及男子不化漢廣汝墳諸詩皆是
 又曰漢廣游女求而不可得漢廣汝墳諸詩皆是
 是偶然而有此樣詩說得一邊耳漢廣汝墳諸詩皆是
 曰三章之未皆終見其敦慕有不能意漢廣汝墳諸詩皆是
 之意詳辭之復所以見其敦慕有不能意漢廣汝墳諸詩皆是
 挑天歌其男安何氏曰劉氏云文王教化漢廣汝墳諸詩皆是
 漢防微之汝墳歌其婦人能勉其君子漢廣汝墳諸詩皆是
 非豐城朱氏曰漢之廣者不可成俗漢廣汝墳諸詩皆是
 言不可方以女德則知前日之不可求漢廣汝墳諸詩皆是
 之可求衰世之俗也今於其地而不可求漢廣汝墳諸詩皆是
 化也夫觀聖人之化不於其地而不可求漢廣汝墳諸詩皆是
 廣以見天下之化而能若是哉漢廣汝墳諸詩皆是
 天下治矣非被聖人之化而能若是哉漢廣汝墳諸詩皆是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

女叶莫悲反

調張帶反

賦也汝州今南陽府汝州蔡州今汝寧府汝水出汝州天息山逕蔡穎州入淮

汝隸河南穎州今汝寧府墳大防也墳大防也

墳大防也墳大防也

墳大防也墳大防也

墳大防也墳大防也

墳大防也墳大防也

墳大防也墳大防也

墳大防也墳大防也

詳以自反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賦也斬而復生曰肄遐遠也○伐其枚而又伐其肄則踰年矣至是乃見其君子之歸而喜其不遠棄我也

防符方反

頽勅貞反

燬音毀下同

○鮐魚頽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

邇

比也鮐魚名身廣而薄少力細鱗陸氏曰鮐一名鱗江東呼為鱗

音邊○山陰陸氏曰鮐青鱗細鱗縮頭闊腹其頽廣方其厚禰故曰鮐亦曰鱗鮐方也鮐禰也

赤也魚勞則尾赤鮐尾本白而今赤則勞甚矣田

呂氏曰鯉尾赤鮐尾白今亦赤則勞甚矣王室指紂所都也燬焚也父

母指文王也孔甚邇近也○是時文王三分天下

有其二而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故汝墳之人猶以

文王之命供紂之役朱子曰傳云文王率商叛國

州唯青兗冀屬紂耳○南軒張氏曰玃此詩則民

心雖怨乎紂而尚以周之故未至於泮散也是文

王以盛德為商之方伯與商室係民其家人見其

勤苦而勞去声之曰汝之勞既如此而王室之

政方酷烈而未已雖其酷烈而未已然文王之德如父母然望之甚近亦可以忘其勞矣此序所謂

詩經大雅國風卷一

十五

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者蓋曰雖其別離
之久思念之深而其所以相告語者猶有尊君親
上之意而無情愛狎昵之私則其德澤之深風化
之美皆可見矣安城劉氏曰婦人之怒如輶飢則念其
夫之深矣然其父別於夫之行役之私勞宜有怨上之意
相見於深思則可見文王德澤之深而無情親上之意
語以私言則又可見文王風化之美也
母甚近不可以懈於王事而貽其憂亦通列女傳
其懈於王事言國家多難惟勉強之無遺父母憂
蓋生於亂世迫於暴虐故也
行役者之父母也

汝墳三章章四句

義○止齋陳氏曰汝墳是仁後一章篤於君臣之
江漢是聞文王之化所未被其澤者却有有意

思○震源輔氏曰未見君子怒如調飢思
之如煖父母孔迷慰勉之辭也
則如喜發乎情也終勉之且以紂之無道義
此可見其情性之正矣
離心而汝墳之民尚以文王之命服紂之役
則於婦人亦知以於人心者可見矣惟此
至尊君親上之意以文王為父母而勉其君子
○豐城朱氏曰漢廣汝墳一篇而為不國及矣
居其一何人也曰漢廣汝墳一篇而為不國及矣
而其被聖人之化則一而巳矣不勝其記
見其風俗之美盡錄則又巳矣
故錄一藻廣以見其德則又巳矣不勝其記
者非特一汝墳以其性之靜者一
忠厚其志之專一也錄一汝墳以其性之靜者一
而已是時之王化自北而南故觀於桃天而
見化之行於國中者如北而南故觀於桃天而
見化之行於國中者如北而南故觀於桃天而
如此詩亦何以多為哉

振音貝 子叶獎里反 于音吁下同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與也麟麇但倫反身牛尾馬蹄毛蟲之長陸氏曰色黃圓蹄王趾足也麟之足不踐生草不履生蟲者至仁乃出趾足也麟之足不踐生草不履生蟲振振仁厚貌于嗟歎辭○文王后妃德脩于身而子孫宗族皆化於善故詩人以麟之趾與公之子言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故其子亦仁厚然言之不足故又嗟嘆之言是乃麟也何必麇身牛尾而馬蹄然後為王者之瑞哉問傳曰與文王后妃以趾與其子然則下文于嗟麟兮為指誰耶朱子曰曰正指公子而言耳○震源輔氏曰振振毛傳以為信厚然詩內初無信意故先生以為仁厚麟趾不踐生草不履生蟲有仁厚意也文王身脩家齊后妃又有賢德而子孫宗族皆化而

為善則文王雖不王而不害其為有王者之道也定都倭反有王者之道則有王者之瑞故以麟之趾為興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興也定額也麟之額未聞或曰有額而不以抵也公姓公孫也姓之為言生也

角叶盧谷反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興也麟一角角端有肉漢終軍傳曰麟角戴肉設武備而不為害所以為仁

公族公同高祖祖廟未毀有服之親鄭氏曰祖廟之廟有總麻之親○安城劉氏曰公同高祖為君者王同高祖也益亞圍之玄孫文王之三公從兄弟至武王時然後亞圍服盡也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序以為關雎之應得之華谷嚴氏曰應效應也

驕淫輕佻也今乃仁厚豈非閑雎風化之效

放公于猶仁厚則益極治之日也南軒張氏曰

上而周之公以振是乃麟也周公取之極治之日

故詩人歌之董氏曰麟在郊藪禮運以為

四靈孔叢子曰唐虞之時麟遊於田蓋古

人言治之極必假此為應如麟之趾下文便

說振振公子一箇對一箇說益公本是一箇

好底人子也慶源輔氏曰一譬如麟也

角姓三章言公族自近而遠自狹而廣也頌詠

章曰角自下而至於上抵角不觸猶公子宜

乎貴不期驕富不期侈也而乃至於仁厚又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五十九句

按此篇首五詩皆言后妃之德關雎舉其全

體而言也葛覃卷耳言其德行去聲之在已穆

木蠹斯美其德惠之及人皆指其一事而言

也宋子曰閑雎如易之乾坤意似恁地無方

麼是德只恁渾淪說如下其詞雖主於后妃

然其實則皆所以著明文王身脩家齊之效

也至於桃夭兔置芣苢則家齊而國治之效

漢廣汝墳則以南國之詩附焉而見天下已

有可平之漸矣若麟之趾則又王者之瑞有

曰或云關雎之應雖無麟而若麟之時春秋之作雖有麟而非麟之時

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故復以是終焉而序者以為關雎之應也夫其所以至此后妃之德固不為無所助矣然妻道無成則亦豈得而專之哉今言詩者或乃專美后妃而不本於文王其亦誤矣屢源輔氏曰張子謂今之釋未有一篇之意者至于此論則又全得周公集此二南之旨句有事實意味可玩無一毫穿鑿牽合之私熟讀之自見與大學中庸二解同功是豈拘於序說者所能及哉○安城劉氏曰已上十篇詩原其所以作皆本於文王之身蓋開雎至五篇則刑于寡妻之效也桃夭以下六篇所謂至于兄弟御于家邦者也后妃之德固在其中矣然而妻功之陰道也陰道無成有終則后妃豈得專成係一人名哉此所以一國之事而謂之風也

召南一之二

召地名召公奭之采

音邑也

釋文曰召康公與周同姓又皇甫謐云文王庶子勝殷後封於比燕留周佐政食邑於召輔成王康王卒謚曰康長子繼燕支子繼召左傳富辰言文燕未詳孰是無舊說扶風雍去縣南有召亭

即其地今雍縣析為岐山天興二縣未知召亭的在何縣餘已見周南篇史記正義召亭在岐山縣西南

維鷦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興也鵲鳩皆鳥名鵲善為巢其巢最為完固
至架之鳩性拙不能為巢或有居鵲之成巢者
春乃成
御氏

居叶姬御反

兩如字及音亮

御五嫁反叶魚據反

歐陽氏曰鳩拙鳥也不能作巢多在屋瓦間或於樹上架構樹衰初不成巢便以生子往往墜雛鵲作巢甚堅既生雛飛去之巢之子指夫人也兩一車也容有鳩來處彼之巢

一車兩輪故謂之兩御迎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兩也○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心脩身以齊其家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而有專靜純一之德故嫁於諸侯而其家人美之曰維鵲有巢則鳩來居之是以之子于歸而百兩迎之也此詩之意猶周南之有關雎也龜山楊氏曰鵲巢言言后妃也蓋自天子至於諸侯大夫刑於家邦無二道也○問關雎言窈窕淑女則是何朱子曰鳩之德鵲巢三章皆不言夫入之德如何朱子曰鳩之性靜專無比可借以見夫人之德也○南軒張氏曰惟其能專靜而端然享之是乃夫人之德有所作為則非婦道矣○慶源輔氏曰專靜純一婦人

之庸德也后妃惟有幽閑貞靜之德故既得之則琴瑟鐘鼓以樂之夫人唯專靜純一之德故其來歸也則百兩之車以迎之此詩之意如周南詩之有閔睦者說得最好便見周公當時集此二南詩意蓋欲人知夫治國平天下之道自脩身齊家始也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興也方有之也將送也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

之

興也盈滿也調衆媵音孕姪音迭又娣之多釋文曰

人有左右媵兄弟女曰姪娣弟也○公羊傳諸侯娶一國則二國性媵之以姪娣從諸侯一聘九

女成成其禮也

鵲巢三章章四句

事叶上上反

于以采繁于沼于汙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賦也于於也繁白蒿也
本草曰蓬蒿也似青蒿而葉纒上有白毛後初生至

謂皤蒿也秋香美可生食又可蒸為菹沼池也
汙也爾雅曰蒿非水菜謂於沼汙之旁采之

祭事也
長樂劉氏曰尊祭祀故直謂

王之化諸侯夫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而其家人

叙其事而美之也
問采蘋繁采泉耳后妃夫人恐

如此或曰繁所以生蠶蓋古者后夫人有親蠶之

說

禮此詩亦猶周南之有葛覃也

問采蠶只作祭祀

蠶事雖與葛覃同類而恐實非也葛覃是女功采

繁是婦職以為同類亦無不可何必已又問何故存

兩說曰即朱子曰此說亦姑存之而已

繁所以生蠶可以供蠶事何必抵死說道只為奉

祭祀不為蠶事

宮

賦也山夾水曰澗宮廟也或曰即記所謂公桑蠶

室也禮記祭義曰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築宮

于蠶室桑
于公桑
被皮寄反
童音同

十一

歸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

賦也。被首飾也。編，又偏，上散髮為之。孔氏曰：少牢云，禮所謂次也。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髮髻也。又曰：周禮刑人，賤者髮以被婦人。之，給音計為飾。因名髮，鬻破，為髮，並音披。第，華谷嚴氏曰：王后六服，祿衣為進朝於王之服。首則服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曹氏謂此在商時與周禮異。僮僮，竦敬也。樂服次曹氏謂此在商時與周禮異。僮僮，竦敬也。樂而劉氏曰：步雖移，夙早也。公公所也。采子曰：謂宗廟。○登山謝氏，祁祁，舒遲貌。去事有儀也。祭義曰：及祭之後，陶陶，遙音遂，遂如將復。音入然。鄭氏曰：祭畢，親將復入也。陶陶，不欲遽去愛敬之無已也。或遂，遂相隨行之貌。陶陶，不欲遽去愛敬之無已也。或

曰公即所謂公桑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又極言以玩之，如畫出箇賢婦人來。其意態精神，皆可見。采繁，以供祭。是未祭以前，事也。被之，祁祁，薄言還歸。是既祭畢，是正當祭時，始而怠終者，常人之情也。事有始終，是時也。夫謹始而怠終者，常人之情也。事有始終，是無間斷。此夫人而怠終者，常人之情也。事有始終，是之所以為賢也。

采繁三章章四句 止齋陳氏曰：采繁其家人之

人無遂事，惟飲食薦享而已。采繁于沼澗而用之，于祭祀，其未事則夙夜以致吾力。其既事，則舒遲以言歸而已。○廬陵彭氏曰：呂氏云：一章二章言其容也。三章言其事也。

嘒於淫

權托整反

仲救中反

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嘒嘒草蟲趨趨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

賦也。嘒嘒，穀也。草，蝻蝗屬。奇，音青色。趯，躍貌。阜，

蝻，音也。孔氏曰：釋文云：草，蝻負蝻也。郭璞云：常

公嚴氏曰：負蝻也。蝻，陸璣云：大小長短如蝗也。○華

草，蝻鳴阜，蝻躍而從之，故負蝻也。○山陰陸氏曰：蝻

也。○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大

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

如此。○詩故五章述其妻變思亦如此，亦若周南之

卷耳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惓

惓，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賦也。登山蓋託以望君子。蕨，驚也。初生無葉時可

食。釋文曰：周秦曰：蕨，齊魯亦感時物之變也。○黃氏

其所感動，其所以思時物之變，屢至大，惓憂也。○慶源

夫之役，未還，憂念之，躍蕨之生，皆時物之變也。○

曰：草蟲之鳴，阜，蝻之躍，蕨之生，皆時物之變也。○

南國諸侯，大夫行役于外，而其妻在家，感時物之

變，如自思，其君于且，曰：使我得見君子，則其

心乃自降下矣。此可見其情性之正，是皆文王風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我心傷

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賦也。薇似蕨而差，汪氏音初，大有芒而味苦。山間人食之，謂之迷蕨。慶源輔氏曰：蕨薇皆是山之詩。

有常處也。○慶源輔氏曰：此詩與萊繫正相類，但采繫是美諸侯夫人，此詩是美大夫妻，以其奠于宗室而知之也。

盛音成

管居呂反

錡宜錡反

○于以盛之維筐及管，于以湘之維錡及

釜

賦也。方曰：筐圓曰管。曹氏曰：湘烹也。釜粗熟而淹。

以為菹也。慶源輔氏曰：知粗熟而淹，以為菹者，祭

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三釋文曰：錡。○此足以

見其循序有常，嚴敬整飭之意。臨川王氏曰：所用

劉氏曰：誠敬之事，上必躬親，先後有次序，皆嚴敬者之所為也。嚴敬則自然整飭如此。○安城劉氏曰：必

采而後盛，以筐管必盛而後烹，以錡釜則非循序有常者不能也。曰：采曰盛，曰相無一不親，曰筐曰管，曰錡曰釜，無一不具，則非嚴敬整飭者不能也。

備叶五後反

齊則皆反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

女

賦也。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室

安城劉氏曰：諸侯之無子為別子，別子之嫡牖下

室，西南隅所謂奧也。其北東戶，西人廟堂，南向室，在

南隅，為與尊者居之。故神主在焉，所謂牖下者，也。

凡堂皆南向，而戶皆東向。廬陵李氏曰：堂屋五

為堂，以脊之深曰棟，次棟之深曰廬，廬後楹之南，又戶東而牖，西戶不當中而近東，則西南隅最為

詩經卷之八 國風 豳 十五

樹而不忍傷也元城劉氏曰觀其物思其人思其人則愛其樹得人心之至也

蔽芾其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憇

賦也敗廬陵羅氏曰折憇息也勿敗則非特勿伐而已愛之愈久而愈深也下章倣此慶源輔氏曰伐之既則不忍敗折之既則又不忍抑屈之愛之愈久而愈深也思其人而愛其樹則其愛之之意廣矣又至於愈久而愈深也思其人而愈深則其愛之之意公之德其決治於人心者如此而文王之化從可矣知

○蔽芾其棠勿剪勿敗召伯所說

賦也拜屈董氏曰如人之說舍也勿拜則非特勿

拜叶受制反

說始鏡反

敗而已

其棠三章章三句

事其下人思召公懷棠樹不敢伐故詠之○北人懷其德因立廟在洛州壽安縣西武樂曰五成而分周公亦後人追稱之詞在武王時而此天子伯所都周公不彀以稱其美○考素曰周南侯則南國之教得譽遠也伯也○易一與四諸同功而遠有詩無詩此其異欬○慶源輔氏曰蘇氏謂周公在內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故其詩不作召公在內於明者此其功業可采而詩傳不於此召公之德皆周公所集其實皆所以明文王之德化也

厭浥行露晝不夙夜謂行多露

厭於葉反浥於及反

夜叶羊茹反

賦也。厭浥濕意。行道夙早也。○南國之人，遵召伯之教，服文王之化，有以革其前日淫亂之俗。故女子有能以禮自守，而不為強暴所污者，自述已志，作此詩以絕其人。言道間之露方濕，我豈不欲早夜而行乎？畏多露之沾濡，而不敢爾。蓋以女子早夜獨行，或有強暴侵凌之患，故託以行多露而畏其沾濡也。

角才露谷友

女子

家叶音谷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興也。家謂以媒聘求為室家之禮也。速，召致也。○貞女之自守如此，然猶或見訟而召致於獄，因自訴而言，人皆謂雀有角，故能穿我屋，以興人皆謂汝於我嘗有求為室家之禮，故能致我於獄。然不知汝雖能致我於獄，而求為室家之禮，初未嘗備如雀雖能穿屋，而實未嘗有角也。華谷嚴氏曰：男子自訴之辭如此，蓋雀之約而召伯聽其訟，此詩述女實無室家之禮也。味音書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故織白絲為紉施之縫中連屬兩皮因以為飾
音馴○曹氏曰裘必合衆皮而成故其縫殺不一
退食退朝而食於家也自公從公門而出也委蛇
自得之貌○南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
故詩人美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如此也○采子
裳有常制進止有常所其節儉正直亦可見矣○
慶源輔氏曰羊裘素飾可見其節儉正直○
見其正直○疊山謝氏曰召南大夫有繫白之操
稱潔白之服中心無愧怍故外貌有威儀德行之可
法故容止可觀進退可度委蛇委蛇非躁則急不遲
則速安能使胸中微有愧哉○南軒張氏曰重言委蛇
則泰而有餘裕也○獨賦其退食之際蓋於此時而
然則其在公之正直可知矣不然有委蛇氣象哉
退也亦且促迫忽遽之不知暇寧有委蛇氣象哉

華叶訖方反

絨音域

○羔羊之革素絲五絨委蛇委蛇自公退

食

賦也革猶皮也○孔氏曰皮去毛曰革絨裘之縫界
也○新安王氏曰一絨絨總竊意各義微異縫之突
也○兀謂之絨有界限謂之絨合二為一謂之總

絨音龍反

總于公反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

公
賦也縫縫皮合閣音之以為裘也總亦未詳

羔羊三章章四句○安城劉氏曰此詩之言賢才

所成之效如春風和氣所在生輝故人才之
觀諸在朝則委蛇之則大節儉正公侯腹心
文王之化不可淺深遠近論者也

殷音隱

振音質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遠斯莫敢或違
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興也。殷雷聲也。山南曰陽。何斯斯此人。也。遠斯斯此所也。遑暇也。振振信厚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婦人以其君子從役在外而思念之。故作此詩。言殷殷然雷聲則在南山之陽矣。何此君子獨去此而不敢少暇乎。張子曰：如鶴鳴。婦歎之。義將風雨。行者遇雨則思居者之勞也。於是又美其德且冀其早畢事而還歸也。○須溪劉氏曰：再言歸哉者不曰此詩明白只涵泳便自見念其勢美其德。蘇氏

早畢事以還歸無棘欲無怨辭可謂得其情性之正矣。婦人而能如此。文王之化深矣。○豐城朱氏曰：何斯遠斯念其久也。莫敢或違。閔其勞也。振君子之美其德也。歸哉望其至也。徃役者君子事上之美其德也。歸哉望其至也。徃役者君子情二者固並行而不相悖也。○側叶在方反。

○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何斯遠斯莫敢違

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興也。黃氏曰：南山之陽之側之下。但息止也。便韻叶聲耳。不必求異義也。○下叶五後反。

○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遠斯莫敢違

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興也

登山謝氏曰始不敢暇中不敢止終不暇居處一節緊一節問此詩比君子於之類

殷其雷三章章六句

朱子曰固然但正變風亦是後人如春分易書無一字虛至於詩則發乎情不有汝墳也

然視汝墳獨無尊君親上之意者蓋有彼墳也

於既見君子未歸之故慰其勞而免以正此

詩作於君未歸之日故念其行役之勞

然而無怨咎之辭則其婦人之賢文王之化

亦皆可見矣○豐城朱氏曰二南言振振者

以仁厚言也殷其雷之振也

子孫之衆多而自室家之盛自聖化之漸濡

而言故取其信言固各有所指也

標婢小反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賦也標落也梅木名華白實似杏而酢庶衆迨及

也吉吉日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知以貞信

自守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強暴之辱也故言梅落

而在樹者少以見時過而太晚矣安城劉氏曰周

女梅落之時則四月求我之衆士其必有及此吉

矣故曰時過而太晚矣

日而來者乎慶源輔氏曰先生之實而已無隱情無

三叶疏替反

○標有梅其實二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賦也梅在樹者三則落者又多矣今今日也蓋不

待吉矣臨川王氏曰不暇吉日

頃音頃 聖許書反

○標有梅頃筐既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賦也。聖取也。頃筐取之則落之盡矣。謂之則但相

告語而約可定矣。廬陵歐陽氏曰：謂相語也。遺媒

其謂之，以為男女固欲及時而亦必以正。雖若及

母之命，媒妁之言也。○慶源輔氏曰：其辭雖若及

求者禮也。發乎情止乎禮義，蓋不獨變風為然矣。

標有梅三章章四句。或問：若不足以此為風之正，經

采子曰：已為女子自亦不害。蓋何里巷之入，正詩

但如曰：當文王與紂之世，方變惡入善，未可全

責。隆問此詩，因出於正，只是如急迫何耶？

曰：此亦是人之情，當見晉宋間有怨父母之

麗澤詩，有唐人此亦欲達男女之情，向見東萊

鄙俚可惡，後來思之亦自是以嫁之情，處為父

母者，能以觀而察之，則必使之及時矣。此所

謂詩可以觀矣。行露之情，欲昏姻之及時，視桃

夭則少矣。詩也。其辭及漢廣亦然。○東萊

而喜始治者耶。○安城劉氏曰：此詩懼婚亂

召南之有此詩，則猶周南之有桃夭也。

與也。嘒微貌。三五言其稀，蓋初昏或將旦時也。肅

肅齊音容又。遼音貌。鄭氏曰：齊謙慤也。宵夜征行也。

寔與實同。命謂天所賦之分也。○南國夫人承后

妃之化，能不妬忌，以惠其下，故其衆妾羨之如此。

嘒子惠反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

寔命不同

蓋衆妾進御於君不敢當夕見星而往見星而還〔安城劉氏曰〕見星而往還故因所見以起興其於者或在昏時或在旦時也義無所取特取在東在公兩字之相應耳遂言其所以如此者由其所賦之分不同於貴者是以深以得御於君爲夫人之惠而不敢致怨於往來之勤也

於所來林反 昂叶力救反

○嗟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

稠直音反

稠寔命不猶

興也參昴西方二宿之名〔孔氏曰〕參白虎宿三星直下有三星銳曰參昴星衾被也稠禪音被也興亦取與昴與稠二字相

應猶亦同也〔程子曰〕賤妾得御於君是其僭恣不猶則教化至矣

小星二章章五句

〔呂氏曰〕夫人無妬忌之行而賤妾安於其命所謂上好仁而下必好義者也〔安城劉氏曰〕夫人之詩則亦周南

夫人之詩則亦周南

〔記〕首祀叶年里反

梅叶虎俯反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興也水決復〔音〕入爲汜〔爾雅〕疏曰凡水之岐今江

陵漢陽安復之間蓋多有之〔朱子曰〕夏水自江而

所謂江有汜也〔宋〕安州即今之德安府復州今

汜陽州並之子媵妾指嫡妻而言也婦人謂嫁曰
歸我媵自我也能左右聲並去之曰以謂挾已而偕
行也○是時汜水之旁媵有待年於國而嫡不與
之偕行者孔氏曰古者嫁女媵姪從謂之媵○公
數十五從嫡二其後嫡被后妃夫人之化乃能自
悔而迎之故媵見江水之有汜而因以起興言江
猶有汜而之子之歸乃不我以雖不我以然其後
也亦悔矣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
處

興也渚小洲也水岐成渚與猶以也處安也得其
所安也

沈徒河反

過音戈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
歌

興也沱江之別者爾雅曰水自河出為淮漢為潛

小水之名禹貢荆揚皆沱○孔氏曰皆大水別名

從江漢出者皆曰沱潛故二州皆有也過謂過我

而與俱也嘯蹙口出聲以舒憤懣之氣言其悔時

也歌則得其所處而樂也宋子曰曰此兼上兩節而

不我以者私欲之害也終而遂能悔者天理之復
也江沱之嫡私欲之害也終而遂能悔者天理之復
以驗夫聖化行而美俗成矣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慶源輔夫曰不我以不我悔其後也處其嘯也歌者理也從欲也其後也而褊狹復禮者安舒而和樂從欲而悔循理而樂得性情之正也

陳氏曰小星之夫人惠及媵妾而媵妾盡其

心江沱之嫡惠不及媵妾而媵妾不怨益父

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各盡其道而已矣

曰居上者當如小星之夫人居下者當如江此詩為法凡為人弟為人臣皆當以此詩為法東萊呂氏曰一章曰悔二章曰歡

慶三章曰歌始則悔悟中則相安終則相歡

序也 鹿俱倫及與春叶 包叶補苟反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興也麕獐也鹿屬無角本草注曰麕類甚多麕其總名也懷春當

春而有懷也華谷嚴氏曰春者天地萬物交感萬物滋

氏以中春會男女故女吉士猶美士也頌稱其人

又曰吉士厚也謂之懷春吉士猶美士也頌稱其人

守不為強暴所污者故詩人因所見以興其事而

美之華公嚴氏曰言野有死麕人欲取其肉猶以

稱以乃誘之言汝本善良何乃如比或曰賦也言

美士以白茅包其死麕而誘懷春之女也宋子曰

備之禮為侵陵之具得之不

樸蒲木反 檄音速

純徒尊反

○林有樸檉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

玉

興也。樸，檉木也。鹿，獸名，有角，純束猶包之也。嚴氏曰：純聚而包束之。

如王者美其色也。上三句興，下一句也。或曰：賦也。言以樸檉藉死鹿，束以白茅而誘此

如王之女也。慶源輔氏曰：以上三句興，下一句此而不言，所以求之者蒙上章意也。

而不言，所以求之者蒙上章意也。脫勅外反。恍始鏡反。危美和反。吠符廢反。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悅兮，無使尫也。吠

賦也。舒，遲緩也。脫脫，舒緩貌。感，動也。悅，中則婦事舅

姑左佩紛脫，注危犬也。○此章乃述女子拒之之

辭，言姑徐徐而來，毋動我之悅，毋驚我之犬，以甚

言其不能相及也。其凜然不可犯之意，蓋可見矣。

新安胡氏曰：莫動我之悅，拒之使遠其身也。莫驚我之犬，又拒之使遠其家也。此可見其凜然不可犯矣。○慶源輔氏曰：此詩之意，都在此章不必於前章死字白字懷春字誘字上巧生意見才如此便害了此詩本旨。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東萊曰：此詩言惡無禮而拒之，其詞初猶緩而後益切。曰：吉士誘之，其詞猶異也。曰：有女如玉，則正言其貞潔不可犯也。至於其末，拒之益切矣。○安城劉氏曰：召南有北詩，亦有周南有溱廣但溱廣則男女各得其正而後行，露死麕二詩方作之時，則女已貞而男未正耳。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穠，奴谷反，與誰叶。棣，徒帝反。華，芳無胡瓜二反。車，斤於尺奢二反。

興也。穠，盛也。猶曰戎戎也。唐棣，移音也。似白楊本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曰揚移樹大十數園即唐棣也亦名移楊團葉弱
帝微風大搖一云與李華或白或赤六月熟大如
李子肅敬雖和也周王之女姬姓故曰王姬○王
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之盛如此而不敢挾貴以驕
其夫家故見其車者知其能敬且和以執婦道於
是作詩以美之曰何彼戎戎而盛乎乃唐棣之華
也此何不肅肅而敬雖雖而和乎乃王姬之車也
深子曰何彼曷不此乃武王以後之詩不可的知
皆設問之詞也其何王之世然文王太妣之教久而不衰亦可見
矣慶源輔氏曰東萊云不言王姬而曰王姬之車
之者不敢指切之也二南多言后妃夫人大夫妻
近或遠皆此詩所以見王姬下嫁而作故取而附之或
文王太妣之教也

子叶獎里反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

與也李木名華白實可食舊說平正也武王女文
王孫適齊侯之子孔氏曰一文謚之正名也稱者則
稱平王如書稱寧王也○皇南謚曰武王五男二
女元女妻胡公王姬宜為媵今何得適齊侯之子
或以尊故命同族為媵○安城劉氏曰二南乃周
公制作時所定則有武王之稱為後之詩固無可疑其
初文王為平王猶械樸之稱人為初不拘於謚也又
稱頌王后江漢之稱契為玄王初不拘於謚也又
為皇王歸奕稱厲王為汾王詩人之詞類如此
或曰平王即平王宜白齊侯即襄公諸兒事見春
秋莊公十有一年冬王姬歸于齊左氏傳曰齊侯
來逆王姬○新安胡氏曰以為東遷之王齊國

之侯與春秋甚協然以東周之詩得入召南之風
而黃氏所謂周太師編後經之吾夫子手不應若此
其失倫者誠為可疑豈秦火之餘漢儒脩補不免
簡編之雜耶然則此說也○考索曰此詩乃陳靈
以俾讀大者知其說可也○起文王下訖陳靈則
靈之後世詩之抵以篇目皆未定也○南雖為文
而文王之詩後以陳靈二南之末亦勢之所謂厚
人也○安城劉氏曰集傳疑齊侯為襄公則所謂
侯之益指桓公小白也○莊公十年孫未共姬
四年以共姬妻桓公○齊襄公為莊王四年亦娶
為何王之文又按齊襄公為莊王四年亦娶
春秋於莊公元年書王姬歸于齊者是也○若以
此事則襄公是僖公之子詩中所謂齊侯又當為
公未知孰是○疑故兩存之○義○以桃李二物與男
女二人也○鄭氏曰華如桃李俱盛
與齊侯之子顏色俱盛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

孫孫叶須倫反

興也伊亦維也緡綸也絲之合而為綸猶男女之
合而為昏也

何彼穠矣三章章四句

亦隆矣夫陽唱而陰和夫先而婦從則雖夫禮於
王姬之貴當執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人嫡之
女何異哉故舜為匹夫妻帝二女而曰秦嬪
于虞王姬嫁於諸侯而亦成肅離之德曰秦嬪
而後列侯之尚公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人
倫恃於上風俗壞於下又豈所為善治也哉
○求嘉陳氏曰吾於其親矣美君子善善之意
不惟及其身而及於其親矣美君子善善之意
王之孫齊侯之子美其親矣美君子善善之意
侯之妻美大任則曰美其親矣美君子善善之意
韓侯取妻則曰美其親矣美君子善善之意
則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蓋曰其子如美公

其父母如此也其孫如此也其祖父如此也
其妻如此也君子之善善也周矣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賦也茁生出壯盛之貌葭蘆也亦名菁華谷嚴氏曰葭蘆菁

又名華一發發矢豝牡豕也潘室陳氏曰豝牡字當

物四名一發五豝猶言中必疊雙也騶虞獸名白虎黑

牝一發五豝猶言中必疊雙也騶虞獸名白虎黑

文不食生物者也不食陸氏曰騶虞尾長於軀○南國

諸侯承文王之化脩身齊家以治其國而其仁民

之餘恩又有以及於庶類故其春田之際草木之

茂禽獸之多至於如此而詩人述其事以美之且

歎之曰此其仁心自然不由勉強是即真所謂騶

虞矣朱子曰於田儻之際見動植之蕃庶因以贊

也禮曰無事而前不田曰不敬故此詩彼茁者葭

也仁者在壹發之田壹發五豝義也○東萊呂氏曰

彼茁者葭記蒐田之時蓋曹子桓所謂勾芒司節

和風弱物草茂獸肥之時也一發五豝獸之多也

反三隅而觀之則天壤之間和氣充塞庶類繁殖

而恩足以禽獸者皆可見矣化育之仁其何以

形容曰于嗟乎騶虞非騶虞自然縱子公友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賦也蓬草名一歲曰縱亦小豕也豐城朱氏曰于

于嗟麟兮無以異而彼以為興此以賦者于嗟

麟之仁此與中之比也于嗟騶虞此賦中之比也公

仁無以異騶虞所以見王道之成由是而法度彰

匪則考友

發音加

絕百加反于音叶

虞叶音牙

縱子公友

虞叶五紅反

禮樂者由是而雅頌之聲作豈徒曰風而已哉

騶虞二章章三句

文王之化始於關雎而至於麟趾則其化之入人者深矣形於鵲巢而及於騶虞則其澤之及物者廣矣

問麟趾騶虞莫是當初有此是取以為此即此便是麟趾便是騶虞

城劉氏曰麟趾言公侯仁厚故知其化之入人騶虞言庶類繁殖蓋意誠心正之功不息故知其澤之及物

而又則其薰蒸透徹融液周遍自有不能已者非智力之私所能及也故序以騶虞為鵲巢之應而見王道之成其必有所傳矣

慶源曰周南見其化之入人者深召南見其澤之及物者廣則文王意誠心正之功轉移動化

始於家邦終於四海者無以復加矣此義至厚則在外者無不孚騶虞言國君蒐田以時則及遠者也鵲巢言國之未孚而可以然則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其猶麟趾之已也

女城劉氏曰此詩之應鵲巢而皆以仁獸為喻皆以于差為詞皆以三句成章皆詞簡而意深豈其同被文王之化而吟咏性情亦南之末得無意乎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愚按鵲巢至於采蘋言夫人大夫妻以見當時國君大夫被文王之化而能脩身以正其家也其棠以下又見由方伯能布文王之化而國君能脩之家以及其國也其詞雖無及

於文王者然文王明德新民之功至是而其
 所施者溥矣抑所謂其民皞皞而不知為之
 者與南軒張氏曰王者之化遠而大溷養斯
 皞如唯何彼穠矣之詩為不可曉當闕所疑
 耳豐城朱氏曰南方之諸侯固非一國也而
 繁之國君之夫人有鵲巢之德儉而正妻有逮乎
 閨門者無不專靜而純一為節儉而正妻有逮乎
 之仁為勝妾者有安分之義雖里巷僻遠之
 而自庶微賤之家而其女子之賢猶以貞信
 也積而至於仁如驕虞則王道成矣先儒所知
 謂舉無一事之言固無一虞則王道成矣先儒所知
 言又無一事之言固無一虞則王道成矣先儒所知
 主意誠心正之功而召伯循此時為然是雖文而
 行宣布之亦不可誣也○周南召南二
 國凡二十五篇先儒以為正風今姑從之子宋

曰周南言文王后妃閨門之化而召南言諸侯
 夫人之正風也○孔叢子曰吾於周南召南
 蓋詩之正風也○孔叢子曰吾於周南召南
 見周道之所盛也○孔叢子曰吾於周南召南
 南見夫婦之倫焉○孔叢子曰吾於周南召南
 召見君臣之倫焉○孔叢子曰吾於周南召南
 至外之異內得之深○孔叢子曰吾於周南召南
 內外之異內得之深○孔叢子曰吾於周南召南
 然矣自後南國諸侯○孔叢子曰吾於周南召南
 諸侯自後南國諸侯○孔叢子曰吾於周南召南
 陟也時衛及吳楚○孔叢子曰吾於周南召南
 其詩也○孔叢子曰吾於周南召南
 也○孔叢子曰吾於周南召南
 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子宋
 曰為猶學也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子宋
 事正牆面而立也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子宋
 所見一不本於齊家必即南軒張氏曰天下之事無子宋
 未有不本於齊家必即南軒張氏曰天下之事無子宋
 而後為家齊由必即南軒張氏曰天下之事無子宋
 為之不從此始則動有隔礙雖尺寸不可推子宋

而行之故曰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慶源
補氏曰二南之詩於文王齊家之事則見之矣至於脩身齊家之事何也曰身者家之本也
皆脩身齊家之事何也曰身者家之本也
入之化則其脩身之事固在其中矣○自內及
外如子告伯魚學詩必自周南召南始蓋詩
曰孔子告伯魚學詩必自周南召南始蓋詩
此皆文王之正心誠意有在於此故其肅肅雖
雖在於閨門之內而其化行於二南之國
○儀禮鄉飲酒鄉射燕禮皆合樂周南關雎
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
廬陵李氏曰
侯之卿大夫三節大比獻賢能於君以禮賓
之與射飲酒之禮也合樂謂堂上歌瑟與
民而射於州序之禮也合樂謂堂上歌瑟與
下鍾磬合奏此禮也合樂謂堂上歌瑟與
群臣燕飲酒鄉射之禮也合樂謂堂上歌瑟與
之鄉飲酒鄉射之禮也合樂謂堂上歌瑟與
樂燕禮又有房中之樂鄭氏注曰弦歌周南

召南之詩而不用鍾磬云房中者后夫人之
所諷誦以事其君子
廬陵李氏曰與四
子曰天下之治正家為先天下之家正則天
下治矣二南正家之道也陳后妃夫人大夫
妻之德推之士庶人之家一也故使邦國至
於鄉黨皆用之自朝廷至於委巷莫不謳吟
諷誦所以風化天下
黃氏曰文王后妃之德
鵲巢之夫人草蟲之大夫妻江漢之游女莫
不被其風化大用之則大小用之則小
朝廷至問巷皆可以得而用之此如春風和
氣及物則生不可得而用之此如春風和
日二南皆文王時詩周公取以萬世法雖自
夫人大夫士庶人妻之法為萬世法雖自
於重宗廟重其身正夫婦而為正家之本也

詩經大全一卷

終

○慶源輔氏曰正變之風雖經無明文然無
 害於義故姑從之孔子之言今得先生說得二篇
 二南而不言二南之義今得先生說得二篇
 之義明白尤覺孔子而為之言有南其猶正也
 子曰孔子曰人讀了而二南詩一果便不面其
 而立而今人讀了而二南詩一果便不面其
 方是善讀詩故先嘗訓一學者曰公讀而正
 南了還甚能事此又讀而詩者之否意思都公
 粘濟得甚人事于二讀詩者之否意思都公
 之說見古則又以南用之如所當知也且儀禮
 程子之說則又以南用之如所當知也且儀禮
 楊氏曰二南為王所道述之基本
 只為正家而天下定故也

詩經大全一卷終

只構君之結而方而于之... 爲氏子說其不長止以爲... 正曰文見其理善在孔州... 家二語古其能言今言不... 而南則人與不愈人以久... 大爲又于此正故請人覺... 下至所二又盛先于而此... 定道以有德而牛二不之... 故之述其詩而嘗南之... 此基二之若玄訓詩則言... 本南如之自一果亦有... 之此航意學便不意先... 則其當思若不而本... 老廣知都白能其... 〇且在不公... 善勿... 〇且在不公...

